

七  
重  
割  
裂  
的  
心

(獨幕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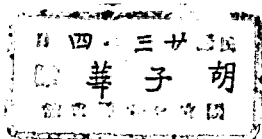
胡  
子  
華  
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胡  
子  
章  
贈

二十一  
·  
十  
，  
—



心的裂割重七

MB  
I234  
320

# 七重割裂的心 (獨幕劇)

登場人物：

(以登場先後為次序。)

唐政——聽差。

丁志新——秘書。

郭文雄——全上。

楊斯年——大盛煤礦經理。

毛二——汽車夫。

馮史君女士。

工頭王某。

陳志恒。

時間：

現代

地點

某都會附近。

佈景：

台的左方的中央，橫對着右邊的兩扇大窗，放着一張高大的辦公用的桌子，左邊一只旋轉椅子。桌上凌亂的堆着文件文具電話，以及其他雜物。左側——旋轉椅背後——有一扇門，門上配着潔白的磨砂玻璃，上面用黑字寫着：秘書辦公室。台後有一門，是通外面的，左側是礦工宿舍。門上的玻璃上用「反字」寫着：經理辦公室。門的左方放着一個細而高的衣架，門的右方放着一個大而矮的火爐。右方兩個等大的窗戶，白色精緻的窗格；掛着華貴的深藍色的絲絨窗簾，長垂及地。窗外工廠盡天的煙囪，隱約可見，遠可望見遠山山影。窗前放着兩隻沙發，有一只小桌子隔在中間，上面放着香烟，火柴之類的東西。室中鋪着很厚的地毯。



(1)



(幕漸漸地開了，在觀眾目前顯示出一個靜寂而頗幽暗的台景，一切只能看出些模糊的輪廓，不過秘密室的燈正亮着，傳來斷續的打字聲，燈光自半透明的玻璃窗中射來。框形的一片白光正蓋在經理的公事桌上，比較清楚地使觀衆看見桌上凌亂的文件，以及電話等等用具。爐火熊熊，所以隱約地可以看到一些跳動的微紅。如果台下更安靜時，還可聽到偶然的一二煤塊的爆炸聲。右窗外淡月初升，在遠山上漸漸出現，映成山上一片靛黃的月色。靜中一個聲響！台後的門開了。一個穿白色長衣的人進來。)

某人(聲音是自秘密室來的，尖落地!)誰?(打字聲停

了。)

進來的人 郭先生，是我。

郭(自內)是唐政嗎?有什麼事嗎?

唐 是的，有兩封快信，等着蓋圖章呢。

郭(自內)丁先生來蓋吧。志新，你去一鍋吧。

丁(好像不願意似的說了一些話出來!)這種事還要我做，要是我有一天，哼，你知道總有這一天會來的，到

那時候，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知道是什麼麼，你不知道吧?……

郭(自內)我怎麼不知道，是不是銷斃郭文雄?

丁(在桌上找出圖章在快信收據上印一下，交給唐。把信放在抽屜內。)可不是?你這種人不銷斃，活着做什麼?

丁 經理怎麼還不回來?

唐 真是，用去這老半天還不回來，不要給人綁了去!

丁 胡說!胡說!走你的!

唐 誰管保!(將退)

丁 唐政!唐政!

唐 您還有什麼事呀!

丁 倒兩杯茶來吧!

(唐退)

丁 文雄，文雄，我們到這裏來吧，多無聊呢，寫這種東西，天下最沒像你這樣蠢的人。來吧，你看這遠山，這月色，這如薄紗的雲，你記得我們已往的歲月中最可紀念的一段嗎?

郭 哦？哦！知道，記得！……

丁 秋風瑟瑟的西子湖上，在夕陽中一葉扁舟載着這幾個人，天暈遊客自携危橋搖到湖心去停在湖中心，我們就這樣停住了。當時，自然是滿懷的離鄉之情，互嘆着如遊絲般的生活，然而這是多麼美的經歷呢？那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現在看來，都像是一首一首的小詩。我們在湖上等着日出，你還記得嗎？程真如是喜歡喝酒的，我們爲了他不惜借了錢當了衣服去沽酒，買菜，當那團團的殘黃淡月在東山上漸漸出現時，我們開始飲酒，宣讀了我最得意的詩。雖然因爲一二句的傷感語念引起大家的不安，甚而便爲之落淚，然而我們的同情是多麼可貴的，是多麼可以使我们安慰的！現在呢？現在完全的變了。變，變，變，變就變好了，本來世界就是個變的，然而在我們的變的觀念裏是個「悲哀」，因爲我們的變是帶着別離的，是帶着眼淚的。真如我們就不知道他死在那裏。他到底還活着不活着呢？唉，真如真是一個可憐虫，也真是一個不能使人了解的人，我至今對他還是一個不可

解的隱謎，雖然他離去我們這麼多時間，而他的音容好像在我的目前一樣，只要我閉目一想，他的「付微黑嚴肅的臉，尖尖的鼻子，銳利發光的眼睛」立刻在我腦中浮起。他的拼了命的狂飲，真是使人可怕，我們又不能去阻止他，他的內心不告人的奇憤使他這樣。他的竟夜的工作，你總可以相信他不是一個浮淺浪濺人物。然而他的如此精弱他的身體，真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你看他捧着一滿杯的燒酒，一口一口的和淚飲下，飲下之後，眼睛發火的張着，滿臉的汗往下流。你還記得吧？不用說，你一定記得的，不是我也好好的記着嗎？還如這樣一個月夜的湖上，不大多說話的真如忽然說，「一切的事情都是突然來的，不管不幸的事情或是幸運的事情都會發生於偶然。真是可怕呢，誰知道明天有什麼事要發生呢？誰也不知道呀？也許我們之間有一個人要死了，也許我們之間有一個會失去了，誰知道呢？……」在他顫動的唇上說出這些話來，誰知道在第二天居然「有一個失去了」，一封滿紙血痕的信，替代了一個滿面愁容的人。他說，

「我去了，去工作，我在另一方面會得到快樂的，因為我可以對我的良心盡責了。朋友們不要紀念我。即使你們有時不贊成我平時偶而流露的意志，但是我終於要去實行我的信仰的。我相信我的行動是對的，所以我很高興，不必為我担愁，即使我是死了，我也死得痛快呀。……」他就是這樣在信上說了這些使人不明白的話走了！誰知道他要到那裏去呢！文雄，真如真是這樣一去不返了嗎？這真使我不解呀！看過月色吧，正與那天晚上的一般無二，大概這樣的月色是不祥的，然而是多麼美的月色呢？那一天是我們高興的絕望了呢！文雄，文雄（獨自對窗的絮語了半天，正以為郭文雄早已在他那裏；偶然一面頭，見並無半個人影，於是大聲的嘆了起來，）文雄！文雄！你在那裏？

郭 我是從頭到腳的在這裏，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

丁 我叫你到這裏來，怎麼還不來呢？

郭 你那裏叫我來了。（說着拿了兩杯茶自秘書室出來。）

丁 我怎麼沒……

郭 好，好，好，我不是來了嗎？

丁 什麼好好好！我總要說完了我的話呀。

郭 值得呢？這樣小的問題用不到這樣着急的，到底是青年人。

丁 青年人怎樣呢？

郭 青年人？青年人，哦，不懂事，你看多少……不說了，我不好，喝點茶吧，你一個人這樣獨自說了半天話也不覺得累嗎？……（開燈。黑暗自室中飛逝，月色與爐火似乎已經失去了權威。）

丁 呀，你真是一個俗人，如此美的夜景不知道欣賞，開燈做什麼呢？

郭 這樣暗的屋子，我是受不了的呀。

丁 那麼對於我們的舊友怎麼這樣不關心呢？你的血大概

是冷了的，過去的事情，好象已經從你的心上死去了似的，你竟一點也不留戀，一點也不惋惜，你要知道呀，這是我們生活中的紀念。

郭 是嗎？（坐下，劃火抽煙）

丁 你想呀，你……（唐政捧茶進來，）哼，兩杯茶要用

這許多時候，現在看看還用得着嗎？做事情永遠這樣慢！唐政，你這樣胡塗，一旦靈魂給人偷走了也不知道呢？

唐 丁先生，您說那些話咱們那裏懂得。再說也沒有多大工夫。

郭 不錯，不錯，你快走吧，你快走吧！就把茶留下吧！

（唐退）

丁 這種人真是沒有法子，他這樣一個人大概只有現象而沒有想象的。文雄，我曾經思索過的，我覺人要是只是竊取於現象之後恐怕他的思想就難於發展呢。為什麼會天生的這一大批傻子呢？唐政就是好例，他再也不會思索，再也沒有幻想，一生只好作聽差的。

郭 算了罷，依你說來如你這樣胡塗，只是一天到晚在夢中活着是對的？

丁 你太沒有深見了，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所求的是真理，我所需要的，是靈感的訓練，你又那裏懂得呢？我是極力使我脫離現象，所以我有三年沒有看報了。這些使人看了頭都要痛的事情有什麼意義。然而，

在我的冥想中的世界，真是異常美的，我在我的幻想中時常去赴神的宴會，與大神周必特共飲，我們飲着瓊漿正如故事上記載着的一般，我在幻想中又常常走到大詩人的夢中去，我在幻想中常常進入了樂聖的曲中去。我在貝多芬的曲中漫步，似乎聽到小川旁的鳥啼，又似乎聽到這處送來的牧歌，我有時還會逃出了三度的空間呢！我看到一個奇怪的世界，我有時看到一個美麗得如同一朵斜陽照着水旁的紅薔薇的世界，是這樣的小巧靈瓏，然而我有時看到的世界是一塊醜而大的頑石呢，我順着一個個哲人的冥索走去，勾引出我的幻想，我就會看到各樣的世界。……這種心靈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呢。你知道什麼？你這俗人！

郭 正是，正是！我知道什麼呢？（並不十分注意丁的話，因為他時時的在深思，極鎮靜的在推求什麼事。）

丁 你自然什麼也不懂。一個人要是不度着靈性的生活是個蠢貨，同時也是一樁罪惡呢！自然，我是太苛求了，那裏每個人能有這種修養呢？不過過去與未來的追

捉與希望難道還不能使你脫離現實片刻嗎？我們這些過去的生活？值得紀念的一頁頁？

郭 過去的嗎？

丁 就是過去的！

郭 哼，這是與我無關的事呀！

丁 無關的事？

郭 實在是無關的事，與你的幻想冥索同等沒有意義！

丁 你認為沒有意義的，就是沒有意義的嗎？

郭 我到並不一定這樣想。

丁 唉！你真是沒有辦法（聲音略高）比如說……

郭 好，好，好，你對，讓我靜一會兒好不？

丁 自然可以，不過我有話不說，的是難過呢。你看吧，

比如說吧，……

郭 唉，你這人。我實在對你說吧，你要再這樣討厭……

丁 你說呀！

郭 你真要徹頭徹底的變更一下才好呢。

丁 你要我不想？這與要我的命無異。你這……

郭 我沒有不教你思想。我說是你那樣的胡思亂想，你這

樣的什麼也不知道，我真替你悲觀呢！

丁 替我悲觀？

郭 危險偷偷的在你背後來了，你是絲毫的不知道。正如

一個人的良心一般呀，毒恨在心中蠕動了，嫉妬如蛇

一般的在周身爬行着，然而他呀，始終未嘗知道。

丁 文雄，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郭 這正表示你的胡塗，胡塗的人永遠以為自己不胡塗。

丁 哦？（莫明其妙的神氣。）

郭 你看得出什麼？（聲氣宏亮）我們的經理，大盛煤磁

礦的經理，你能看入他的心嗎？你知道他多少？

丁 經理？經理是個心胸闊大的偉人呀！

郭 哼！不錯！你還記道我們的礦工頭嗎？你還知道你的

念念不忘的老友程真如在那裏嗎？

丁 什麼，我與你一樣的不知道呀！

郭 不錯，你與我一樣的不知道。然而你要明白，世界上

有多少胡塗虫，你罵的那些胡塗虫是比你所說的聰明

人明白得多多。

丁 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郭 你自然不明白呀，我得到了一樣東西，這是一個奇異

的謎！志新，你很善於運用你的冥索的。然而你現在也將要弄到不辨東西了。本來你要在你幻想中去漫步，在樂曲中去遊漾，然而也容易迷失呢。大霧中行舟固然有趣，然而不可知的冰山也會從有趣中出現呢。

你想想吧，危險當頭，要是你還在做大旅行是不是傻子呢？自然……

丁 不要說了，東西是那裏來的呢？東西在那裏呢？現在誰還敢與來與你辯。這樣不知不覺的死去無論如何總比眼看刺刀刺到自己的頭上來好受呢。

郭 我問你呀，你見過鬼沒有？

丁 鬼？

郭 是的，鬼！你沒有見過鬼。你沒看見過鬼，然而你知道鬼。

丁 現在不需要你玩弄玄虛呢？

郭 我來玩弄玄虛？哈，我是玩弄玄虛的人嗎？是實在的，我遇見鬼了！

丁 你真遇見鬼了？文雄，你不要忘了，我想信我應當提

醒你的，我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裏一個小孩子呢！

郭 我才那樣想呢！你不要以為人死之後才有鬼，活着的鬼多看呢！

丁 不是這樣，你講給我聽就是了。

郭 記得吧，就是前幾天括大風的那一晚。我坐在屋子裏提了筆在寫一篇將要投到雜誌去的論文，雖有很多的意思想，但是狂風自樹梢吹過的呼呼聲，電燈閃閃的時暗時滅，棹上窗格上積滿了自窗縫吹進來的塵，土已經够沈悶不自在了，又想到那些與我們一樣有五官四肢血肉造成的，然而並不如我們尚能繼續活着的人，在狂風暴雨中何以堪呢？他們的靈魂是很容易被吹走的，我的心不禁慌慌起來，我踉蹌看鬼魅在室中出現，我又彷彿在風中聽到嗚飢號寒的聲音。

丁 你不怕嗎？

郭 「誰呀，在那裏搗起這扶搖狂風？」「誰呀！」我不知不覺中脫口說這話。風推着我的窗子格格的響，窗外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這正像失散的遊魂在窗外推我窗的子，是嫉妬我的安閒嗎？「可憐的孤魂，是

你嗎？誰在窗外吧？」我不禁又這樣說了。誰知道有一個聲音回答我呢。

丁 什麼呢，怕吧？

郭 有一個聲音回答我了。好熟悉的聲音！然而一時那能教我記起是像誰的聲音呢？

他說甚麼？

丁 他說：「是的，有一個孤魂在這裏。」這真像是那個已死的老友的聲音，然而是不記得是誰了，這聲音是很微小的，顫動的說出的。

丁 你說什麼了嗎？

郭 我說了，我說：「你是誰呢？不要是鬼吧？」他說，

「是的，我正是一個鬼，一個還活着的鬼，只是我已經沒有生氣了。」我說「你進來吧」。

丁 他說什麼？

郭 他說，「唉，運命隔開了我們，不能來一見你。」我那時立刻走到窗前，很快的把窗打開，然而什麼也沒有，只見一個黑影從轉角隱去了。等我走到外面，冷風迎面吹來，沙土迷了我的眼睛，什麼東西也看不見

，歸來後就在窗台上發見一樣東西。

丁 是什麼東西？

郭 一封信，一封怪信。其實鬼寫的信那有不怪的呢？

丁 誰寫的？

郭 這是誰也想不到的，在這裏（說時自衣袋中取出一封信來）

丁 （接信）這是我們公司的信封。

郭 你從頭看一遍吧。

（丁看信尾簽的名不覺大驚起來）

丁 果真如！

郭 不必這樣大驚小怪，這只是小小的一件事呢；你試念

一遍看吧！

丁 （念信。）文雄，我的親愛的朋友，我以人間各式各樣感情，來寫這封信給你。我如果一旦清醒，我會知道我是發了瘋了。其實自從我別去了你們之後，甚而我未別去你們之前，我又何曾不發着瘋呢？唉，人的活着也只是發瘋而已呀。什麼事情不都是逆向着我們的

意志的？人有片刻順着他們的希望走的嗎？人的周身有一寸可以自由發展的地方嗎？以實際知識來決定問題的能力是可以伸展嗎？唉，這樣的活着能不教我大大的發瘋呢？不過我現在是爲了復仇，妒恨，與爲了我的信仰而盡一點微小的力而更與奮了，真使我大大的發狂呢！——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念下去再說！

丁（繼續念）自從我離去了你們之後，我的生活就大大的轉變了，不過這也正是我的希望，我盡力的奔走，盡力的工作，希望一個偉大的日子的來到。固然，是未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們一向未注意的一方面正應當注意呢。其實這幾句話是你們不懂的，是你們這階級的人在未曾涉及這另一個世界時所不能知道的，我也不想要你們知道，現在這不是使你們知道的時候呢。朋友呀，我現在所想告訴你們的，是我這一顆受怕的心，要是我真能拿出我的心來給你們看，你可以看到一條條的裂痕，在裂痕中間你可以看到跳動着的愛與恨。愛與恨永遠在我的心中爭鬪着的，讓我給你們一個

輪廓吧，因爲我在現在模糊的心境下，未能記起——却也不必——這清楚的往跡了。神呀，唉，深信物質世界沒有神的我，居然呼起神來了，你爲什麼在一個工作順利的青年的歷程中，按排下這樣一個運命的逆流呢？人羣的惡魔在生活的戰線上與我較量還嫌不夠嗎？很可以的，我儘可搗碎我的軀體，也儘可搗碎我的心，但是爲什麼偏偏更要搗碎我心中深藏的所有呢？唉，去了，去了，我的靈魂，我的生命！生之欲望也隨着去了！千萬不要說我無聊淺薄，正如一般青年的厭倦生命一般。從前我不是一樣厭倦生命的嗎？本來維持我活着的，只是復仇與不忍矚目於社會的不規則而忿怒而已。誰又想到活着的意志一旦會有些善意的呢？我的眼感激得流淚，我的枯酒的心泉又滴下了。現在好，我又重復在血中往復了。我立志在死前要解決我這雙重的仇恨。告訴你吧，我將要把我所有的恨，怒，放在一個人的身上而盡我的智巧置他於死地呢！哦，不錯，我曾六次設法使我的手下去報仇，但是豈不知什麼緣故都一次一次的失敗，如同我們曾努

方於反抗一種勢力似的，然而也正如石沉大海的一次一次的烟消了，國中還未減少絲毫死容，而我們的努力，却都失敗了，你明白嗎，我的意思是要去行我第七次的復仇，這是我最末一次的奮鬥，也是我希望必能成功的一次。朋友呀，聽我的話罷，我告訴你們的話務必聽從，這是我對你們的誠意，你們務必可能地要少與你們經理在一起，少與你們的精明能幹的經理在一塊。自然，你們會不明白我的意思，不過，我正也不需要你們明告，這樣或許是較利於我的行事，你們不願意嗎，在你們只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可是你們成全了一個人的志願罷。朋友，恕我說兩句痛心的話了，你們自當明白我的苦心呀。你們要是萬一不聽我的話……(驚奇的叫)呀！

郭 怎麼了。有什麼事。(停止了他的沉思。)

丁 這到底是怎麼會事呢？奇怪，奇怪！有什麼神祕的事情要發生了呢？

郭 你是覺得這很奇怪嗎？

丁 哦？是，是的。

郭 是吧，這不是你漫步沈思了時整了吧？

丁 文雄，文雄，要停止一個人的意見的辯證雖然是不能的，然而現在讓我們放在一旁吧。

郭 自然好的。

丁 我只這樣一瞬的回憶，我只把我所思索的方向略略一變，我立刻傑然了，真是怪奇，不可思議呢，我們不要是住在虛術家玻璃瓶中吧？

郭 其實你是早已應當覺得了，只怕是你只以為是一些不知道的怪現象吧了，自然，這樣一個鬼魅的世界中，你也無暇去擇取那些與你有利害相關的事情來玩味去。

丁 真的，不過我現在怕了，這室中好陰森呀，窗外好像有鬼影在搖曳。文雄，我真的怕了，我們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這幽靈塔似的，這魔窟似的，然而這樣使人不可捉摸的地方。什麼事都是奇怪的。第一，就說我們的經理，就是這樣有着神祕性的。不是嗎，你看他的神情，無時不像一個魔術師，用他的手指在桌上輕敲着，在他的輕敲中，思想到了他的腦中，起始緊閉了雙目思索起來，給續的，在他的手指下好像有

細長的蜘蛛絲出來到每個人的身上去，似乎有一些奇怪的事要開始了。他的心神正如那個電話（指桌上）一樣的，能夠連繫着各處。

郭 你不記得我們礦工裏發生過的事嗎？

丁 記得。以前不過嘆息而已，過去也就完了。現在我忽然明白了，了然了。現在想起，使<sup>水</sup>我更覺得害怕了。無緣無故的，我們的工人會失蹤，失蹤之前又似乎有預兆似的，在礦中又時時發現的那些缺頭缺手的，不完整的屍首。那些被礦石的支架的柱子倒下壓死的工人，唉，真是不堪觸目，有的壓碎半個腦袋的，面目都辨認不清楚了，有的只剩了半截，呀，那些帶着煤屑的紅色的污東西。

郭 那時我看了整整兩天睡不着。

丁 不看見嗎，我們經理桌上的電話？好幾次報告在礦裏發現屍首或是出了意外，都是我接的電話，我真不知道那時的手怎麼能去拿聽筒來聽取些這樣怪僻的消息。這鈴聲好像是從他獄裏傳來的，像是一隻吃人的怪獸在狂吼。你看，這電話的手柄上像是塗了人的鮮血

了，四周列着面目模糊的人頭，要是能毫不顧一切的響起來……（電話鈴聲赫然長鳴！丁異常驚恐的按了耳朶，不去接電話）

郭 算了，你快去接吧。

丁 我不接。

郭 這是經理的意思，讓你管的，不要發神經病吧。

丁 呀，我腦子暈了，我們不在人間吧，何以有這樣多的鬼魅呢？（取電話聽筒時，鈴又響了，他駭了一跳。）是，是，大盛煤礦經理室！我是丁志新，你呢，哦，振東？什麼！（大驚）什麼！經理被綁！

郭（驚呀）什麼，經理被綁？

丁 ……八點嗎？……是的……（好像在簡單地敘述被綁時的情形，約一二分鐘）是的，車走的很快………你沒有聽到，……時候，很暗，……哦………什麼，什麼，什麼，有的，知道，告訴我說過，不知道什麼東西？燒了？……經理告訴你說的嗎，為什麼他自己不打電話給我？是的，真奇怪。……怎麼辦呢？……是的……（放下聽筒，）真是怪事。

郭 是勾振東打的吧？他在德豐打來的吧？他說什麼了？

丁 他就說，……奇怪呢，什麼緣故呢？（說着在抽屜裏找出一個黃的大封袋來開了火爐的門，把封袋擲了進去燒了。）

郭 做什麼，做什麼？

丁 振東說的經理自銀行出來的時候教他告我燒的。

郭 你知道是燒的什麼嗎？

丁 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呀，還有什麼法子呢？經理要這樣做，他的話可以不聽從嗎？

郭 你怎麼這樣粗魯從事呢？

丁 不，他的意思呢！說不定是他的一個什麼計畫中的一段，怎麼可以不照他的話做？

郭 不過現在經理已經遇到意外了。

丁 這也許顯得更重要呢，他是好像預先知道被綁似的。這樣笨元的事，我們有什麼法子？要不要通知大家？

郭 用不着的，這樣反而不好，無緣無故的去騷擾人做什麼呢？

（外面汽車聲自遠而近，又聽得停住的聲音。）

丁 聽。

郭 不像經理的汽車。

丁 自然不是，不過是誰呢？現在已經很晚，九點多了吧？誰也不會在黑夜到城外來的，誰也不願意在黑夜中出沒的，除了我們經理，鬼似的來去着。不過他現在已經綁走了。

（唐進來）

唐 經理回來了。

郭 經理回來了？

丁 經理回來了！真像夢那樣不可捉摸呢！

唐 是的，經理已經回來了，（把台後的門開大一些，皮鞋聲漸近，楊斯年經理進來，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黑色的帽子，黑色手杖。衣服破了一角，額間有一傷痕，隱隱的見有血跡。態度異常鎮靜，若無其事的把衣帽掛在架上，放手杖於一角，嘆息一聲，似乎很是疲乏似的坐在沙發上，唐退。）

楊 我又回到我自己的地方來了，然而誰又知道呢，我在什麼時候又要離去的，正像什麼美的或醜的形象到了

我的心宅中去，那裏能知道什麼時候要離去呢？自然，我離開了我自己的地方，至多只覺得異樣而已；但是什麼東西自心中移去時會如何的傷害我的靈魂呢，試想吧，空洞，飄忽，正如在深山中失去了的孩子一般，在哭，在嘆，要是真是個孩子到好了，你們知道哭與嘆是能填塞住他們悲哀着的天真的心的，可是我不是個孩子了，我已經不是了。

郭 經理，你似乎是受驚了，你又似乎為悲哀泛蝕了。至少是方才的意外，我們是想急於要知道呢？

丁 經理，什麼事，我都覺得突兀，幻變呢！

楊 未付見過的，與尚未遇到的事情，都帶着神秘的，突兀的，幻變的。如同你吧！

丁 我？

楊 是的，我是知道的，不要緊吧？你自己也有些神秘不可解的間隙在胸中深藏着，要是你一旦了解起來就會知道如何的平凡了。文雄，你覺得我的突然的歸來是不解嗎？

郭 是的！

楊 你也這樣想嗎？

丁 這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楊 是的，似乎是進行很不自然的，我竟這樣簡單地歸來了。（唐送茶進來，楊對唐，）你把門口收拾一下，如果有人來就一直請他到這裏來，哦，不論什麼人。是的。毛二爺要進來，

楊 毛二？教他進來吧。

唐 是的，就在門口。（開門，叫，）毛二爺進來吧。（毛二入）

毛 經理，什麼都弄好了，汽車已經預備好。

楊 你等我按鈴兩下再來吧。你沒有別的事吧？

毛 沒有了。

（毛下。唐隨下。）

郭 經理回來了真是可喜的事，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呢？

楊 那是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的。你們只是知道我是被綁了，而在得到這意外的消息之後不久，是不久吧？我竟這樣簡單的回來了，與平時一樣，你們看見我，楊斯年是回來了，多麼令人不解呢？然而你們知道

不知道，我是再真的被人綁了去呢？是真的有這樣一件事嗎沒有呢？

丁 難道經理真的沒有被綁？那麼勾振東是與我們開玩笑的。

郭 你知道他向來不開玩笑的。

楊 自然，我不過這樣假定罷了。志新，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你想像到的事，與實在的真實有着一道不可知的鴻溝呢。

郭 那麼真是不解了。

楊 不解嗎？這只是運用了我的思索呀，人的思索是可以殺人的，然而也可以救他的命呢，

丁 我們還是不明白，告訴我們經理今天所遇到的事罷。

楊 我想是個有趣的故事吧？

楊 許是個有趣的故事，然而你要知道，有趣之後往往藏着一個不可恆度的恐怖！你們只要知道我是這樣來了，不必知道如何來的罷？（取烟斗裝烟，郭爲之取火）文雄，志新。潛伏在我的心的底層的話，我是未曾向你們說過一句呢，豈只是你們呢，自從我到這裏來，

做大盛煤鐵礦的經理之後，我是未曾向任何人說過一句的。自然，我的本性未曾一現，我的心也未能一度表白的。

丁 經理呀，把我們當忠於你的朋友吧，你的心好像是受傷了的。

楊 呀，是的，我的心是受了傷的，受了重傷的，是一個人拿他意志的利箭射傷的，屢次射來，這樣一箭一箭的射到我的心裏來的，然而也是我自己迎上去的。然而心上的傷口是會腐爛的，毒菌會從其中叢生出來，漸漸的就漫蝕了全部。

郭 越是受傷的心，越當鮮明呢。

楊 過分受傷的心是要腐爛的呀。

丁 那麼經理，給我們看看吧，你的過分受傷的心。

楊 然而我的心，你們決看不清楚的，因爲已經爛了，割裂了，模糊了。你們看看吧（用鑰匙開開一只抽屜，拿出一束殘破不堪的信）這就像我的心一般，現在用不到牠了（開火爐的門，一封——其實已被得不成一封封了——一封，一封，的投進爐去，）一，二，三，四，



五，六，七，這正像我的心，我的七重割裂的心呀！

郭 經理，你何以痛心一至於此呢？

楊 你說得太平凡了！

丁 到底是什麼使你如此痛恨呢？

楊 如何使我的心殘廢的嗎？我又不能明白的告訴你們了

，我現在的傾吐是我本性一現的自然流露呢，告訴你們吧，這是我最後一次與你們的談話，說不定許是我最後一天活着呢。

郭 什麼？經理你太興奮了！

楊 是的，不必希奇，我的靈魂是已死了；現在是一瞬時的復活，因為不久了就要見一個人，現在我竟不知不覺地又復活了。她就是宰割我的人，她就是搗爛我的

心的人，她雖然弄死了一個人的靈魂，然而她是依然不染點塵的呢，我現在得能一見她之後，然後再度我的吮食管血似的生活，這種生活，我是已經習慣了，而且我覺得愉快的。毒液會自我腦中流出來，一個一個的人都給我毒死了，我更愛流，流，流遍了全世界，毒死了全世界，那時才是勝利而大笑的日子呢。

郭 何以如此咒阻人類呢，如此切恨世界呢？

楊 我是這樣的，你看我不但是燒去了她們，連這些可以使我回憶的事，我都要忘記。

丁 經理，你是個不可思議的人，世界是還是鮮明的，你何以如此毒恨呢？

楊 除了我一個不共戴天的仇人之外，世界已是我第二個仇人了。

郭 所以我們礦中有些莫明其妙的事了吧，經理？

楊 什麼？（大聲地）你竟是來干涉我的事情了？

郭 誰敢呢！

楊 要知道呀，不明白嗎？有干涉我的，危險就要爬到他的背上去。

丁（驚慌）我，我們不明白呀！

楊 不明白嗎，自然會明白，現在你們離開我吧，不是有人要你們少與我在一起嗎？（聞外面汽車聲）來了，來了，你們快走，快走，汽車聲！

丁與郭 那麼我們走了，再見吧經理。（莫明其妙地下，）

楊（伏在桌上片刻，忽又拾起來，忽而立起在室中快步

的走，忽而爪亂了他頭髮。）她來了，我不能讓她來的，然而已經下車了，到門口了，就要進來了。我的心呀也一步一步的緊了，我所做的，是不是錯誤的呢，呀，來了，來了！（門開唐政先進來。）

唐

馮女士的找經理。（馮史君在門內出現，史君身段婀娜，異常合適的裝束，脂粉薄施，姿容嫵媚；只是臉色蒼白，舉動不甚活潑而已，史君進來之後呆呆的立着，兩人皆默然，唐即外出。）

楊

是你嗎，是史君嗎？

馮

是的，史君來了。（楊忽憶起似的，急把窗帘拉上。）

（斯年，歲月使你改變了，你額上已經畫上兩條綉痕，這也是歲月給你畫上的吧？

楊

青春與年華其去了，額上已有了綉痕，史君，你在這綉痕中尋去，可以看到我的心，我的如何改變了的心，這又絕不是僅僅的我的外容的改變所能比得上的。不過你呢，當我斯年已不復是從前的斯年時，史君還是從前的史君，年華與你好像是無干的，你還是那樣美麗，還是那樣娉婷。你的心，怕也還是與往昔一樣

皎靜，一樣美麗，——請坐吧。

馮

（坐。楊送茶）你又怎麼知道呢，你想我是比你好點嗎？我的心泉早已枯了。

楊

你是應當滿意的，有了這樣一個人永遠的在你的身邊，做你終身的同伴。這樣兩顆相印的心，這樣兩個相親的人你還滿意嗎？

馮

然而幸福往往是有限的。的確，我會幸福過，我會度過所有的人間的樂事，然而我的心中越是充滿了愉情，你們兩個永遠衝突着的影子，永遠預備着決鬪似的影子越是清楚的在我的心中映出。多麼可怕呢，你真如，兩人的神情。這樣兩個趨於極端的靈魂，時時可以爆炸起來的，我真怕，不會把我的希望炸碎的嗎？

楊

無論如何我是正確的。世界要非如我這樣人來統治，就無意義了，我真不解何以儘有這許多人來與我反對呢？然而我豈怕他們，越是反向着我，越是給我以勇氣前進。

馮

然而真如他何曾不如你一樣的覺得自己不錯呢？不幸

你們是絕對的背馳着的。

楊 只是我棄了我的心馳向的一邊，又絕非你所能設想得到的。

馮 我說想不到嗎？我想我很清楚的，我是看清楚了你們這兩個人的，我怕你們。你們像永恆的相反的兩種力量，要是一旦擊撞時，將有如何大的恐怕出來呢？你看，我是介於你們二人中間的，我要盡責使你們平和下來，我要設法使你們的怒氣屏息下來，我要這樣左右支撐着。斯年，你不想我要疲乏的嗎？實在，我支持不住了，我的力量窮盡了。我要找我自己的生命，要度我自己的生活。我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希望。

楊 但是你不記得嗎，史君？我在當初是如何向你表白我的心的呢？

馮 記得，你伏在我的膝上向我長求。希望我給你安慰，給你憐恤，你說你的工作之煩重，正需要有我這樣一個人做你的終身的同伴。然而真如也會伏在我的肩頭哀求，希望我給他勇氣，給他同情，他說他這樣一個人是正希望有我這樣一個人，然而我真能給你們以成

功的臂助的呢？我是要給你們同情，給你們憐恤，給你們安慰，給你們勇氣的，但是我更尊重我自己的希望呢。

楊 你是竟這樣緊決的拒絕了我了。

馮 我何曾不一樣的緊決的拒絕了他呢？你們都只知道要我同情你，為什麼你們兩個人裏沒有一個同情我的呢？斯年，你不要以為我是這樣輕易的就把你從我的心裏提了出來，你是萬想不到我是如何在與理智爭鬥呢。

楊 然而你要知道，你豈止割裂了我的心，你更使我的心磨爛，你還使我的靈魂死去。

馮 你難道墮落了嗎？

楊 並不是如你說的墮落。一般人失意時就墮落，你竟看我這樣平凡嗎？我竟如一般人那樣墮落了嗎？史君，你輕視我了。我在這一方面是盡力克制自己的。我是爲了如何的決絕而自殺了我的靈魂。

馮 是不是打消了你的志願呢？

楊 不是的，更緊強了我的志願。把我的原有的理想的意義抹殺了變了一種畸形的意志，變成了一個野心。我

恨人類，我要以我的智慧的毒去殺死他們，作弄他們。非如此，我不覺得痛快。起初我是在人間樹立一個原則，現在不要這個原則了，世界已變成了我第一個仇人了，起初我以為應當把人分成上下層的，現在我這要把我放在世界外面讓我盡力的去蹂躪他，實在我是爲了他太給我痛苦了。

馮 人在痛苦時儘有很多方式可以讓他表示出來的。

楊 是的，我豈是想不到。起初我想用一種形式來呈露我的內心的。然而對我已無用了，樂曲太抽象，詩歌太呆板，彫刻太單純……無一能描述我內心於萬一的。如此簡單的東西，那裏能夠與我萬變的心靈相比呢。我無可處理我的靈魂，我只有把炮毒害了，正如一般……我不能說我的自殺與靈的自殺是有高下的一般，只是我留了這一息去聽在我齒下被割咬着的生命的慘呼，覺得高興。

馮 你何以至此呢？

楊 如此我才覺得自然，我不想有幸福到我身上來了，我只要在這血中度生活，在仇恨，在陰謀中運智，這是

我靈魂傷失後的尋樂。這也就是我的希望，也就是我的工作。如你這樣悠長如夢的活着，我是不忍，也不願來一顧呢。

馮 你何以知道的呢？

楊 不知道嗎？你不是有這樣撫愛你的丈夫嗎？這不滿意嗎？你們享盡了人間美，甜蜜蜜的如夢般生活着，活潑的生活着……晨曦初上時，你們步向幽林，迎着朝露，黃昏時踏着斜陽歸來，你們溶入了自然，早已遺忘了世界。即使有一些不幸的襲來，也不是怕的；一微笑，就把薄薄的哀愁抹去，一甜吻早把淺淺的裂痕填平。這樣的夢境似的，詩一般的生活還不滿意嗎？如果只是爲了梗在心中的兩個衝突着的黑影而覺得害怕，而覺得不安，覺得悲哀，是不值得的；如果你告訴了他，在你丈夫的懷中就有盡量的安慰，不足怕了。

馮 不過運命之鞭的一擊，早把這永恒的春光擊碎了。正如

如你所說，只成了一個甜蜜的夢。

楊 是嗎？竟是這樣嗎，上天嫉妬了。

馮 許是天與我一個新的力，要我從靈微之夢中醒來，現在正可以起始工作，起始努力了。我不久就要流浪異國，去受自然的磨擦，去受經驗的訓練。

楊 (心動，說話漸有矛盾。) 你能否一度再與我生命呢？你能否使我的靈魂復活呢？用你大慈悲的心，包容我的罪惡吧！雖然在黑暗中生活慣了的魔鬼，也很想去迎着光明的。

馮 自然，你如果真如你所說的那樣可怕，我自然希望你快快自黑暗中抬起頭來，去追索光明，然而你有你自己的力，用得到我嗎？

楊 除了你沒有別人了，理想中的你，已經深刻在我的腦膜上，再也不會更動了。

馮 我是很自由的，然而你這趨於極端的理想，能够犧牲嗎？

楊 你看我極端的嗎？這是我的碑一般的定期呀！與生具來的在我的血管中。只是現在是久久不提出來了，我如果得你做我的手臂時，我又會把她修理完整，作我終身的目標，史君，我必有所成就的。

馮 算了吧，你還是碎石般的不能移動的。

楊 自然呢。

馮 那我就能放棄我的理想嗎？我要行我的路呢。

楊 我們還是這樣毫無關係嗎。

馮 有什麼法子呢？

楊 你還是讓我，在暗牢中嗎？

馮 有什麼法子呢？

馮 竟完了嗎？

馮 是的！

楊 呀！(如劍穿心) 完了，我還是在宇宙的黑影中住着。我還要向下落，落，落！我還得死心塌地的縮緊我的心，咬緊我的齒，我不得放鬆片刻。(淚橫流。) 唉，史君，你是不久就要離開我的吧。

馮 當我未出國之前我可以來探望你幾次的。

楊 不，不，不要！我從此當你死了，你也當我死了。我不要再見你了。我像是宣佈了死刑一般，這是你末一次來探望我的，你出去之後，門一關就把我們分在隔絕不通音詢的兩個世界中了。你們的世界絕不容我，我的世界也絕不容你，唉，史君，完了，就完了吧，

我不恨你，我現在還是要去聆聽那些粗暴的音樂：那些將被宰割的生命的慘呼，那些巖石下壓着的人的呻吟。我的靈魂是死的，我的心依然感觸。

馮 你要真不是要男子的手段，你又何苦如此瘋狂呢？我們不幸在今天才能見到。然而排定的命運有什麼法子？可憐的孩子，我想我以後常常來探看你是有益於你的。

楊 不，我說過了，你不要來，你如果一定要來，危險一定會臨到你的身上。我願你自己尊重。（神情漸漸可怕起來，目光閃閃。）

馮 唉，斯年，願你自己尊重才是呀，那麼我走了。

楊 （悲哀地）你，你真要走了嗎？

馮 是的。

楊 （接電話。不久，唐政入。）開外面燈，馮女士走了。是的，——丁先生叫我來告訴經理說有兩封快信在經理抽屜裏，方才忘記告訴經理了。是我拿進來的，丁先生給我的戰子。

楊 史君，你要去了？

馮 你真不要我再來了嗎？（緊緊的握着手。）再見吧！

楊 再見？除非世界破滅之後。（馮，唐下。門呀然的一聲閉了。）唉，空了。我還是如此！然而我也厭倦了，

我已疲乏了。我開厭了血腥了，我要為我的「不忍」屈服了；但是我除了這些還能求些什麼呢？唉，天生了我這樣一個人。（忽想起什麼似的，開抽屜取出方才寄來的那兩封信。拆開。）好了，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又要到另一個地方去了，車票已經替我預備好了。

唉，我真這樣直瀉下去嗎？不要是錯誤吧？錯誤也錯誤到底，無論如何，復仇是不會有大錯的。（把火爐的門開了向爐中呆看了一回。猛力的將爐門一關。）

算了罷，算了罷！（把窗帘拉開。在室中踱來踱去，又時時的嘆息。有六七分鐘之久，看錶。）怎麼還不來？（又過一二分鐘，突然坐下。）來了，來了！（目光注視在窗上。窗外有一個黑影，一瞬間窗子為其擊破，王工頭手持手槍一躍而入。）

楊 （精神為之一振。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來了！果然來了。這到並不像什麼其他的恐怖一般，突如其來的

。正如天文家計算月蝕般的，計算到了。

王 是的，不過也有錯誤的時候的。

楊 自然，如果是精密的，就不會錯的。我與你所說的，都是經驗之談呀。

王 無論如何這一次是沒有算錯。你在這室中已經毫無用智的餘地了。哈哈，我也有一天會勝利的，我不是屢次失敗的嗎？

楊 你竟這樣的自信嗎？王工頭，你太看不起我了吧？

王 「王工頭」？你竟糊塗到這地步嗎？（脫去帽子。）看我是誰？不認得了嗎？

楊 噢——是，是，認得，程真如先生！我怎會不認得你？你的影子好像生了根的埋在我的心中。王工頭，你現在還不過是我礦裏的一個小工頭，我自然只能呼你工頭。

王 是的，經理。

楊 工頭，我的命是如此易於取得的嗎？我的生命如水中月一樣神秘，奇幻，即使你自己跳下去，也是徒然的！你自己拿了一支手槍來，像要殺死一個平常人一般

，是做得到的嗎，我的頭腦是用槍彈打得穿的呢？不記得了，六次的失敗？工頭，你不慚愧嗎，你不痛心嗎？

王 是的，我痛心，其實我的心早已碎了，事實迫了我來，我自己冒了險來。等得太久了，我以我的生命下一孤注來與你決生死，事實是異常簡單的，一粒小小的子彈能否解決我們間高築起的仇恨？

楊 不錯，正如史君說過，我們二人是象徵著兩種不同的力的，一旦遇見時，就要劇烈地爆炸起來。

王 史君嗎？史君永遠在我的理想中的，不過我是終久的不能使她入了解了。她似乎很同情我的，她也似乎懂得我，然而她又似乎永遠地遠離着我。

楊 豈但遠離着你，也遠離着我呀！

王 或許是爲你的緣故吧？

楊 也或許太爲了你的緣故吧！

王 當她要離去的時，我盡我的力要去捉住她的心，我也的確看見晶莹的淚在她的眼框中湧出，不過手終還是給了我一個失望，她，我很知道，是可以永久愛我

的，我想只是爲了你吧，她就難於決定如何走向前程了，她對我說，你太絕望了，我不能爲這樣一個思想者爲助臂，正如與斯年一樣不能爲他的助臂。不過實際上要沒有你，怎會覺得我是絕端，她怎會盲目的拒絕了我呢？要是你是一個同志，你與我在同樣生命的戰線上，我儘可不發一言自人羣裏逝去，但是不然，你是我們的仇人，我能這樣輕輕的把你放過嗎？

楊 本來，我也不能輕輕的放過呢！王工頭，今天真是一個有精彩的相會，不久不知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王 自然，一個有力於反抗時代的人將死了，自然可以爲我們慶祝的！

楊 也許是的，不過你不想想你以前的六次失敗嗎？

王 是的有幾次是死了幾個人，有幾次是失蹤了。

楊 你不覺得神秘嗎，一個一個的活活的人在深夜爬進了我的窗子來，會不見他們出去的？我不能佩服你們，我半夜公務忙碌，在這室中的時候你們會來的，真是大膽呢，是不是我的寢室不容易進來呢？要知道越

是容易做的事情越是不可以做呢。王工頭，你也到這裏了，明天你也要失蹤呢，你自己失蹤比你的手下的人要有起得多。

王 笑話！我豈是一二句恐嚇的話能夠爲你威脅住的，等我宣佈你的死刑之後，不要一秒鐘的功夫你的靈魂就會立刻逃出軀殼了。

楊 要是希望即是現實時也就無所謂人的行爲的種種相了，看吧，何以我的心腸會如此硬了起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竟變到這樣的地步了呢！

王 我承認的，我的心本來是大衆之心的一部，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又會這樣單獨地在這裏與你爭強了。

楊 是的，你明白嗎，何以使我們的心如此的劇變的呢？不知道嗎希望並不是現實呀。你希望在你一枝手鎗下使我屈服，是這樣容易的嗎？你要知道鎗彈雖然能夠迅速的在空中飛，却不能就這樣迅速的飛到你的希望中去。

王 何必一定要用我的鎗子，你們拿作工具來高壓我們的法律自然會來制裁你的，有着如此確鑿的證據，無論



你如何鬼詐，用了多少有名的律師也無能為力了，你準備死滅吧！

楊 你指那些文件嗎？

王 你是知道是的。

楊 拿這些去做證據嗎？

王 哦，不錯，這是你好好的拿出來。我並不是不願意簡單地一鎗送了你的命，我只是要叫人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我要教史君也明白呢，教她也知道，知道你的下賤，所以我寧可多經過一番手續。

楊 史君嗎？讓她知道好了。

王 讓她恨你！

楊 沒有了靈魂的人以恨為樂事呢！

王 哈，竟自認為沒有靈魂的人了，好的，快快拿出來吧！

楊 這到並不是容易的呢！

王 快拿出來！

楊 然而試想我能自投羅網？我能把我自己犯罪的證據給我的仇人拿去嗎？我到並不怕無數的人罵我，我也不

怕史君恨我，姑不管是否真會恨我，我有如此堅強的成見，豈能恐懼這些辱罵？只是我不能放棄我的生命呀，況且我正要擴我的聲勢，權威，以便行我的暢舉，我不能不把這些東西存在我的手中的。

王 限你一分鐘拿出來！

楊 一分鐘，一年也拿不出的。你知道我的一個忠實的秘書丁志新先生，已經替我在爐中焚化了，今天不久之前焚去的。

王 (大悲)是志新嗎？他竟……

楊 不必恨他，這並不是他的意思，他還不知道他燒去的是什麼東西呢，他的崇拜的經理，他的多謀的經理甚至他的帶有危險性的經理的一句話沒有敢不聽從的。

王 好的！(舉鎗欲放)

楊 (急在椅墊下取出一個黑色物來，握在手中，迅速而靈敏的跳到桌上)慢點，慢！聰敏的人不願做傻事，從這扇門出去正是工人宿舍，你願意與所有的工人一起死嗎？我楊斯年是小孩怕打似的怕死嗎？我既有權力施命令於三千工人的身上，我豈不能使三千個人

與你一同死呢？

王 你手中不過拿了一段桌子腳呀！

楊 你是這樣傻嗎？我把炸彈明顯的放在外面，是會有利於我的？你不信放一鎗看把！

王 你又勝利了，唉，我自然不能犧牲我同三千同志！他們是正應當努力呢！（根極把手鎗於地下一投）完了，完了我的計畫總是失敗的。

楊 豈是你的計畫是永久失敗的，你們的計畫是永久失敗的。

王 然而不要緊，我們已經有了組織，不久就要有所舉動的，他們會爲我報仇。

楊 然而你們工人也不過如此呢，豈甘心爲你利用。

王 我實際是指導他們向前。

楊 無論如何，我有方法制止他們的。

王 這，這，這你不能。

楊 不能，即使不能也無妨，我即刻就要離開這裏呢。我要換一個方向呢！我們來乾一杯吧，我們行將永別。

（下桌。在桌下取出白蘭地一瓶，東找西找的尋東西

。）只是如何開呢？請你把你的手鎗拾來，把瓶口擊去了吧，我只能粗魯的做，（王拾起手鎗交給楊，楊就用手鎗柄把瓶口擊去，酌滿兩玻璃杯。）請喝……

王 我是多年不喝酒了，一瞬間不禁使我憶起當日的狂飲來，酒是我的生命的液，然而生命的液是要乾了。狂飲正在此時工人陳壯的頭在窗外出現。）

楊 你看這原來就是段桌子腳呀。

王 天呀！我被愚弄了！（酒性漸發）我不顧了，只要能勝利！（向楊撲去，楊趕快拿手中的酒向王的面上潑去，王的眼睛不能張開。陳壯自窗外跳入，手中拿着一支鐵條把王擊倒。）

楊 唉，又是一個！（異常痛心似的。）我真是這樣了嗎？

王 不，你不如此對人，他們要如此對你的。

楊 有什麼法子呢？好吧，你按鈴兩下叫毛二來吧。

陳 所有的都預備好了嗎？斯年！（按鈴）  
楊 預備好了。志恒，你不必換裝了，立刻走吧，我是想立刻離開這裏呢。

陳 好的。（唐啟入）

唐：「總理，接鈴喚我嗎？」（忽見地上臥着的王工頭。不覺驚叫起來。陳立刻又把唐擊倒。）

楊：「呀！作什麼？」（大憐，）這樣一個無辜弱者，我並不與他有仇呢！

陳：「行事是要慎密呢！」（毛二入。）我們把這些收拾了吧！毛：「這兩個已經完了嗎？」

陳：「完了。我們來吧。」（與毛二兩人把室中的桌子椅子都移向一旁去。把室中很厚的地氈慢慢的捲起，室的中央呈露出一個方形的巨蓋，毛與陳用了很大力氣將這重蓋揭起。下面是一個地窖。有臭氣冒出。揚以手掩面。）

楊：「好難聞呀，這腐肉的氣味！」（毛與陳把王與唐的屍身投入地窖。重復把蓋砌的一聲蓋上了。）這是關地獄之門的聲音！（他們又把地氈鋪好，桌子椅子都放在原來的地方。）我又要到另一地方去做些可怕的事嗎？」

陳：「是的，我們要去發展我們的新力量。」

毛：「陳先生走吧！」

陳：「走吧！沒有什麼事了。斯年，我們的希望與計畫，是如何。」

楊：「希望的，正如計畫的一樣，到沒有一次意外的不順利的！」

陳：「走吧，斯年！揚：「我要離開這裏了。這七重割裂的心，還不够，還要使牠永久地腐爛下去！」

（一同下場，陳息燈。不久影約聞得汽車聲漸漸的遠去。幕在暗中漸漸的落下。）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

——老——



(非  
賣  
品)

28.9.7.



854.8  
214.3

七重割裂的心  
胡子華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Acc. No.

書號 854.8  
Call No. 214.3

